

用镜头给他们一个自信、一个尊严，把他们对草原的努力再回馈给他们，这才是记录的意义。”

他发现影像记录同样可以守护家乡。“比如我完成了一部记录牧民治理草原沙化整个过程的纪录片，给当地牧民放映。因为沙化治理的智慧来自于他们，当我把这些智慧集中在一起又放映给他们的时候，他们会觉得，原来牦牛自己有，种子也可以自己收集，这个治理方法也是自己的。他们就会动起来，也为草原做点事情。”

### 不一般的回家 | 唤醒和连接

巴让说，我不是治沙英雄，我只是一个牧民。

他热爱草原，所以一个真正的牧民就是最大的赞誉了吧。在他心里，草原是一个活生生的万物相依共生的系统。他看着自己的那匹白马，有一次生出了羡慕，“马在草原上多么自由啊。我很想成为它，和它换换，也可以最后连生命也回归大地。”

衣扎拍了叔叔巴让和马的一部纪录片，名字叫《嘶，ROAR》，它同样揭示了草原生态系统里面人与马的关系。

那匹白马是十二年前哥哥送给巴让的。巴让的女儿旺姆也很喜欢它。只要有时间巴让就带着女儿去骑马。“我想让她在马背上长大，让她从小熟悉马，与马产生感情。这对牧民的孩子来说是很重要的。”



扎琼巴让和女儿在草原上骑马

马是牧民跟大地最好的连接。“在草原上，我和马像亲密的朋友。它也像我的工作伙伴，陪我参与见证了很多事情。”巴让在纪录片中讲述道。

草原没有围栏的时候，地域特别辽阔。牧民靠骑马放牧，对马十分依赖。后来有了围栏和摩托，牧民对马的需求也就慢慢减弱。后来强壮的马没有了，凶猛的狗没有了，男人在退化，他们失去了勇气，草原上的生命在退化。

巴让想用自己的行为影响一部分年轻人，告诉他们：马不是玩具，它是我们生命的陪伴。我们和马的关系也是与草原、大地的关系。

巴让以天葬仪式送走自己的白马，肉身供给其他动物，骨头慢慢融入土壤。白马虽然死了，但身体依然在草原上、在黄河边、在巴让身旁。

有一次，他在家门口看到了两个小孩子。一个小孩子想骑马，但马有点高，他的兄弟跑过来帮他骑了上去。那个画面不知怎么突然打动了。有一种草原的过去现在未来交织在一起的领悟。两个孩子互相帮助，就像左手帮右手那么自然。孩子得到帮助后，骑上了马，在草原上奔跑、唱歌、放牧、生活。

“从这个角度来看，牧民有了草原，也许就有了一切。”

巴让创办过一个名叫“回家”的骑马游学活动。每年组织家乡的大学生、干部、牧民，还有一些特别有威望的老人，大家一起骑着马，穿越草原、穿越草原沙化地带、穿越部落。骑到最高的山上，老人给年轻人讲述家乡的历史变迁、山水变迁。

“当他们慢慢了解到家乡的价值，会爱上草原，当他爱上草原的时候，不管将来在什么样的领域工作，他们会带着很多很多的希望回来的。会有更多的年轻人一起，共同守护家园，守护希望！”

虽然自己的汉语不够流畅，但是只要有人对牧民和草原之间的故事感兴趣，巴让就愿意分享。十几年前，水电设施还不完善，牧区交通也不方便，巴让带着唐卡到牧区，挂在黑帐篷里给大家讲。

“肯定很多人想，生态恢复是没什么希望的。但真正的希望在心里，心里有希望，现实中自然也会有。”

北大附中每年都带一个团来若尔盖，老师和学生一起来。巴让总是带他们去草原上慢慢讲，七天后，孩子们发生了巨大变化。一次，北京四中也找到他。那天巴让有点激动，全身的毛孔都打开了。讲了一个多小时，有两三个小朋友都落泪了。

巴让相信，人在年轻时接收的理念会影响一生。他